



山清水秀人欢畅

◎陈顺源

十字桥

◎陈克勤

青苔在混凝土缝隙间生长年轮
一块半个多世纪的补丁
仍能辨认出掌纹的走向
时间把每一道裂缝翻译成
候鸟迁徙的轨迹
小木船载着时光老人

悠悠驶过春日
水花溅湿的黄昏
有人反复称量
这座生锈的秤盘里
沉睡多少未拆封的潮汛
而我的皱纹正悄悄爬上石阶

像藤蔓缠住年迈的桥墩
就像同龄的我
永远与你保持平视
我中年时你已老
我老年时
你依然年轻

又到一年麦收时

◎龙水

立夏过后,高脚东南风劲吹,气温飙至30℃以上。闷热的晚上,漆黑的夜空,伴着“轰隆隆”的几声雷响,一场大雨一直下到天明。早起的农家人来到屋外,远远望去,田野上的麦子犹如一片金色的海洋。近看,还沾着水珠的麦穗沉甸甸地垂下了头。麦穗上绽开的麦粒像珍珠似的,风吹过,仿佛要掉落一般。“咕咕……”田野里,布谷鸟发出清脆的催叫声,麦子要开镰了,农家有新麦饭吃了。这个时候,过了冬闲的农家人便开始磨刀霍霍,准备收麦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联产到劳后,我家分到了三亩多田。也像其他农家一样,母亲也种了大片的麦子。那时,我刚高中毕业不久。俗话说,救麦如救火。麦子九成熟,十成收。一旦麦子过分成熟,大风大雨后,不仅要减产,而且还要发霉,农家人的辛苦就白费了。种了一辈子田的母亲最明白这个道理。

连续几个骄阳后,天天去瞅麦子的母亲早早起了床,她从橱底下找出两把锈迹斑斑的带柄镰刀,再找出一块中间已磨得凹下去的磨刀石,将镰刀蘸上水,一手抓着刀柄,一手抓着刀背,在磨刀石上推了起来。随着响声,镰刀上淌下一股股锈水,刀刃变得铮亮。一顿早饭的工夫,两把镰刀被磨得锋快。简单吃过饭后,我穿上旧衣服,拿着镰刀跟母亲下了地。

母亲不愧是种田的老把式,只见她弯腰呈“弓”字形,镰刀从半米开外的麦缝中伸进,右手往后一拉,“唰唰唰”,镰刀飞走龙蛇。瞬间,一排排麦子排山倒海

似的倒在她怀里,再用拿镰刀的手一勾,另一只手一托,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,大把大把的麦子被整齐地放倒在麦田间。母亲娴熟优雅的割麦动作惊呆了我,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弯腰割起来,可心有余而力不足,我割的麦子稀稀落落、长短不一,不是将麦桩拔了起来,就是麦桩留得很长。好几次,还割破了手脚。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,我累得气喘吁吁。

趁着母亲磨刀之际,喘着粗气的我一屁股坐在田里,直恨自己平日不用功,高考落了榜,做了个修地球的人。善良的母亲在开导我的同时,手把手教我割麦子。渐渐地,得了要领的我速度也加快了。两天时间,三亩多田麦子全部割好了。

麦子登场,必须要有一块打麦场。打麦场要选在空旷通风且有水的地方。我家的打麦场在屋子前,空旷旷的一大片,路边有条小河。头天晚上,母亲用锄头将麦场松土平整后,和我从河里提来一桶桶水,然后用水勺舀水,均匀地洒在土中。一夜过后,泥土滋润,一条条蚯蚓在泥土里蹦哒,素有好生之德的母亲总是将一条条小精灵拾起,装进畚箕里,再倒进农田放生。然后,她将头年留下的麦秸渣撒在泥土上,再用借来的石碾来回滚动,反复碾压。这样泥土和麦秸渣融合在一起,起到黏结作用。半晌工夫,一块方方正正的打麦场就做好了,就像水泥地一样结实。

趁着打麦场晒干之际,母亲和我下田捆麦子,再将一捆捆麦子挑到打麦场,等着脱粒。脱麦子最少要五六个人才能完成。因此,农家打麦都是你帮我家、我帮

你家。只要邻家机器一响,我和母亲便撒开脚丫,帮着去打麦。

好不容易轮到我家了,母亲让我把准备好的香烟发给机工师傅和邻居。一番吞云吐雾后,机工摇响了机器,机器在冒出一股黑烟后,响声趋于平稳,在前面的人快速将麦子一把把分开,均匀地往脱粒机里塞,后面的人通过用桌子拼起的操作台,将麦子一捆捆往上搬,往前移。女邻居则用铁叉将堆在脱粒机前的麦秸秆挑起,放到另一边。上了年纪的人则用煤锹从脱粒机下往外抄麦子。随着“轰隆轰隆”的响声,打麦场上尘土飞扬。机器的轰鸣声、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了一首丰收乐曲。麦子脱完了,母亲在感谢大家帮忙的同时,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馒头干和粽子分给大家。

开始起场了,打麦剩下最后一道工序,清糠除杂。借助徐徐凉风,母亲站在路边扬场,我则将装满麦子的畚箕递给她。一阵“哗哗”声过后,几只大盘篮里堆满了金灿灿、胖乎乎的麦子,抓上两粒放在嘴里嚼一下,一股清香弥漫了唇齿间。麦场收拾得差不多了,汗流浹背的我飞快地脱掉上衣,跳进南边的河里洗了个澡,过麦场的疲劳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一晃数十年过去了。随着科技飞速发展,现在农村再也见不到当年那种收麦时的热闹场景了。取而代之的是,收割机的隆隆声成了时代的变奏曲。然而,当年收麦时的欢笑声和承载着农家人的希冀,展示农家成果的大舞台,以及火热美丽的乡村生活则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缸中莲

◎张健

玉兰
一瓣

院中两只瓷缸,原是旧物,不知何年何月所置,向来闲置,积些雨水,生些青苔罢了。前些日逛花木城,见有卖荷花的,便动了心思,买了两盆回来。又托堂兄从乡下捎来些沙土,胡乱栽下,也不曾指望它开花,不过聊以点缀而已。

谁料想,这荷花竟不按常理出牌。未及六月,缸中已抽出几枝花蕾,不出两日,便“爆”开了——我实在想不出更妥帖的动词。那花开得突兀,开得急促,开得不容商量。

第一朵开时,我恰在院中纳凉。先是见一尖角钻出水面,青里透红,像小儿握紧的拳头。次日清晨再看,那拳头已松开,露出里面粉白的掌心。及至午后,竟全然绽放了,花瓣舒展,倒像是从来如此,不曾有过含苞待放的模样。

缸是白瓷的,半人高,肚大口小,形制古拙,釉色温润。荷花从这样的缸中长出,颇有些不伦不类。它本该生在阔大的池塘里,与游鱼为伴,受清风抚弄,如今却被囚在这方寸之地,未免委屈。然而它似乎并不在意,依旧开得热烈,开得理直气壮。

花瓣是淡粉的,近蕊处渐白,边缘又微微泛红,像是被夕阳染过。花芯金黄,托着嫩绿的莲蓬,周围环抱着一圈雄蕊,也是黄的,却比花芯更深些。这般颜色搭配,原是极俗的,但在荷花身上却显得合情合理,甚至颇有几分雅致。

花开得盛时,竟招来几只蜜蜂。这些小东西平日只在墙外的菜地里忙碌,今日却不知受了什么蛊惑,越过矮墙,直奔缸中荷花而来。它们绕着花芯打转,时而停驻,时而飞起,忙得不亦乐乎。我纳闷这缸中荷花与野地里的有何不同,竟值得它们专程造访。

荷花花期甚短,一朵不过三四日光景。第一朵将谢未谢时,第二朵又开了,接着是第三朵。它们排着队来,又排着队走,井然有序,毫不含糊。花瓣凋落时,先是边缘卷曲,继而整片脱落,浮在水面上像一只只粉色的小船。

缸里的水面上除了花瓣,还漂着些枯叶,是荷花自己的老叶,完成了使命,便悄然退场。我本欲清理,转念一想,何必呢?这原就是它们的轮回,人为干预,反倒不美。

邻居老谢头见我缸中荷花,啧啧称奇,他建议我施些肥料,说能让花开得更艳。我婉言谢绝了。这荷花既然能在贫瘠中绽放,又何必用肥料去“催”它?强求来的艳丽终究失了本色。

荷花依旧开着,不问季节,不管规矩。有时清晨起来,会发现又多了一个花苞,也不知是何时冒出来的。它们开得随性,谢得干脆,全无半点扭捏。我常常蹲在缸边,看花瓣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,看蜜蜂在花芯忙碌,看水中倒映的云影与花影交融。

缸中荷花不过是偶然的产物,却成了院中最生动的景致。它不因环境逼仄而自轻自贱,也不因无人欣赏而懈怠偷懒,该开花时便开花,该凋零时便凋零,自在得很。

人言荷花出淤泥而不染,我倒觉得,它何曾在意过淤泥的清浊?它只是自顾自地生长,自顾自地绽放,外界评说,与它何干?